

封闭的城 温暖的心

□阿 昧

2020年1月23日,腊月二十九,大年三十的前一天。武汉,封城了。

从戴口罩到封城,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,任谁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我这个常年宅家的人,更是反应迟钝,直到封城通知下达的那一天,才发现家中连一只口罩都没有。没有口罩,寸步难行,连去药店抢购的机会都没有,怎么办?这时候,后楼的邻居听说此事,马上送来了两包。感动之余,我要付钱,邻居却说什么都不收,她说,危难之际,就该互帮互助,还谈什么钱?

如今封城几近一个月,回首望去,像这样温暖人心的时刻,还有很多很多。

最早让我深受感动的,应该是1月20号前后的退票潮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要戴口罩,一边笑着转发朋友圈调侃武汉人不戴口罩的图片,一边退掉了我妈妈回老家的火车票。我老公开始打电话告知他的父母,我们身处疫区,今年过年,就不回老家了。

很快我便得知,许多武汉人都跟我们一样,退掉了出行的车票,放弃了旅游和回老家过年的机会。而彼时彼刻,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封城,也不知道健康人能传播病毒;我们只是单纯地觉得,做人要自觉,要替他人着想,既然我们身处疫区,就不要大过年地去给人家添堵了。

当时刷着朋友圈,看朋友们展示退票的记录,还觉得有什么。等到封城后再回头看,真是感慨良多。别人看武汉,是壮士扼腕的悲壮;武汉人看武汉,却是热血沸腾的感动。

我们是经历过非典的一代人,但非典的中心在北京,此次我们却身处疫情的漩涡,情绪上的焦躁远非当年可比。

老公只是去充煤气费,都不忘表达自己紧张的心情。可没想到的是,物业老大哥临时充当起了心理辅导员的角色,拍着胸脯告诉他:不用慌,无论疫情如何,我们一直在,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,我们一起解决。

在人心没着没落的时候,这样的一句安慰,胜过千言万语,那天老公捏着煤气卡告诉我,直到回到家,他的心还是暖的。

暖心的人又岂止物业大叔,因为封城,大家的交流场所主要变成了微信群,无论在哪个群诉说心中的苦闷,总会有素不相识的人及时出现,安慰、劝说,普及防疫知识和政策,直到你的情绪稳定。还有朋友报名加入了医院志愿者,免费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,为物资短缺的单位捐钱捐物……

我还记得,全城禁车后,社区工作人员为我们小区送来了免费的蔬菜。这时候,出门采购全凭腿,谁家不缺菜?更何况是免费的。可是,没有一个人去拿。大家都说,要把菜留给最困难的人,留给独居老人,留给不幸染病、在家隔离的人。

在这一刻,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。我想,这些免费的菜,已不再仅是果腹的食物,它们传递

的是国家和政府对疫区人民的关怀,更是全小区居民给予的丝丝暖意。

我还记得,有一天,来自北方的医务人员,托朋友向我们小区求助,他们来得太匆忙,没有带足保暖用品,而武汉封城,购买不便,问我们能不能帮帮他们。

他们求助的时候,大概也没报太大的希望,毕竟大家都一样,不方便出门买东西。

那这忙帮不帮?帮,当然帮!他们不辞万里,冒着危险来支援武汉,我们怎能让他们冻着!没法出门采购,我们就捐自用的!

小区每一栋楼的居民都马上行动起来,自己穿的保暖秋衣,床上的电热毯,准备明天用的暖宝宝,正抱在怀里的热水袋……甚至衣柜里的厚袜子。短短不到一小时的时间,大家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

可是,封城期间,大家是不能随便下楼的,东西准备好了,怎么拿下去?难道就这样算了?当然不行!没有办法,我们想办法。家里有绳子的,用绳子吊下去。没有绳子的,多包几层,扔下去!

很快,每一栋楼下都堆满了保暖用品,小区热心的志愿者单枪匹马、全副武装地出门,把东西捡起来,整理好,再委托骑手小哥送去了医院。

我站在阳台上,看着那一根根垂下的绳子,热泪盈眶。我们给医务人员送保暖用品,他们又何尝不是在为我们送温暖?全国人民驰援武汉,我们即便身处疫情最严重的地方,心中仍是暖意盎然。岁寒知松柏,患难见真情,过了这道坎,我们都是过命的交情。

随着疫情的扩散,武汉的封城政策越来越严格,我们开始响应号召,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。事实上,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病毒传播的严重性,也不太敢出门了。可是,不出门,口粮问题如何解决?

武汉封城,是在过年时,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存货,尚不觉得有什么,等年过完了,吃嘴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。我家孩子同学家里,自从过年,每天喝粥就咸菜,还有的朋友家里,连续好几天吃不上青菜。

我们家的情况也差不多,再不采购,即将面临断粮。我身为家中主妇,上有老,下有小,采购物资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
而此时武汉已经禁车,即便我冒着风险出门,也没办法仅凭两条腿,从超市或菜场把柴米油盐搬回家。怎么办?总不能坐等饿死吧?正



守护(水彩画) 包建群 作

当我一筹莫展时,却惊喜地发现,小区业委会和热心的志愿者,已经组织了小区食物团购。他们联系了菜农,按固定时间给我们小区送菜,一下子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

这是比雪中送炭更为珍贵的情谊,只有身处其中,方能体会出这沉甸甸的分量。菜农师傅赶来送菜,是冒着严寒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;志愿者和业委会组织买菜,全凭一腔热忱,不曾收取分文。

特殊时期,我们小区和菜农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纸质合约,没有交付任何订金,甚至未曾谋面,这是何等信任!

菜农师傅也许想过,如果他辛苦拉了菜来,我们却跑单,他会血本无归,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追讨赔偿,但他还是风雨无阻地来。

这位可爱的菜农,不但为我们送菜,还让我们帮忙联系医院,免费为医院的医务人员捐赠了1000斤菜苔,并自己开车送了过去。

为了减少我们被感染的风险,他总是独自在寒风中把每一袋菜按编号整理好,再通知我们分组下楼取菜。这样我们拿了菜就能走,互相之间

不必交谈,也不必有肢体接触。

我们支付菜金,是通过群内转账,没有人当面监督,甚至不知道付钱的人姓甚名谁,但交易至今,没有一个人拿了菜不给钱。

这样的事还有很多,骑手小哥冒着风险帮我们买菜,却自己先垫付菜金;社区工作人员送来蔬菜,全部免费;我笑说家里缺肉,同小区的邻居马上说给我扔两块下来解解馋……

再后来,我们摸索出了更多的买菜模式,有人编写了详尽的买菜攻略,直至我写下这篇文章时,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已经安排大型超市对接了我们小区,我们从此不再为吃喝犯愁。

封城是小事,能让我们安心宅在家中的,却往往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,却又关乎生计的小事。如果说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是冲锋陷阵的战士,那那些解决了我们柴米油盐的人,就是我们坚强的后盾。有了他们,我们才能安心宅在家中,阻断病毒传播,不给抗击疫情添乱。

封城后,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外地朋友

疫情当前 众志成城

□何 满

作为两个孩子的宝妈和专职网络作家,我平时的时间除了带孩子便是写作,根本没有时间关注新闻。所以,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的年代,当我知道“新冠肺炎”这个病时,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。

我当即打电话慰问在武汉的朋友:你们还好吗?过得怎么样?有没有被新冠肺炎影响?所幸的是,朋友并没有受新冠肺炎的影响,告诉我:一切都好,请勿挂念。甚至还有心情和我调侃,除了武汉,全世界都在恐慌。

而我不像她那么乐观。自我有记忆以来,只有2003年的非典闹的这么严重,封城、封校、封厂,当时人心惶惶,全国都在恐慌。

很快的,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。1月22号晚上便传出了武汉要封城的消息。在听见这个消息的一刻,说不害怕是假的,当初非典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仍历历在目。

很显然,新冠肺炎比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,它的潜伏期长达14天,现在看似健康的一个人,谁也不知道他体内有没有潜藏病毒。

为了不给政府添乱,我响应政策,自觉在家隔离,做到不走访亲友、不聚会、非必要不出门,采取线上拜年和亲朋问好。我相信在万众一心下,这场疫情会很快过去。

显然,我的想法过于美好。

大年初四那天晚上,我接到武汉朋友电话,她发烧了。大年初一晚上她身体开始出现不适,头痛、头晕、全身酸痛、鼻塞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、咳嗽。她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,平日很少生病,这次突然发烧,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。她婆婆害怕得成日郁郁寡欢,老公紧张的坐立难安,家里的气氛沉闷又压抑。

从发病起,她去了很多医院,可是每个医院都爆满,一号难求,她老公为了给她看病,凌晨一点钟去医院排队挂号。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,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便让她回家自我隔离,并没有安排她入院治疗。可怕的是,她的病还没有好,老公也出现了发烧症状。他们全家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新冠肺炎这几个字,成了他们家人最害怕说出口的几个字。

医院开的药只能吃3天。3天后,药吃完了,朋友情况仍然不见好转,医人满为患,老公也发烧,她整个人都要奔溃了。和她的病相比,她更害怕的是家里的孩子和老人。年轻人经得起折腾,孩子和老人却经不起。我安慰她,让她别慌,并立刻给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打电话。朋友说,只要她不要出现呼吸急促,心慌气短,就算是新冠肺炎也是轻度,完全能治愈,并给她介绍了几款退烧药和消炎药,让她自己在家吃。

两天后,她的烧终于退了,身体所有症状也全部消失了。又过了两天,她老公的烧也退了,家里其他人并没有出现类似症状。他们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,家里的阴霾也消散了。可并

不是所有人都像她这么幸运。

在封城的这些天里,我时刻关注新闻,关注新冠肺炎的最新情况。我每天都能在朋友圈里看见人求救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以前工作的上司。她今年刚40岁出头,上有老下有幼,大年初三那天开始,家里的人相继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。他们跑遍了武汉所有医院,也去了指定就诊医院,却依然得不到救治,眼看着病情一天天加重,无奈之下,他们只能上网求助。最后,她的婆婆在这场疫情中感染去世。

后面她的情况怎么样了,我不得而知。但是她的情况在这场疫情中不过是冰山一角,网络上求助的人比比皆是。

武汉乃至整个湖北,感染人数与日俱增,但是医务人员有限,床位有限,能得到救治的人数也有限。

大年初四那天,我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朋友告诉我,她要去一线了。她和她老公都在医院工作,同一时间接到通知,关闭其余科室,所有医护人员全部赶往一线。从疫情开始,她便一直想去一线,现在愿望达成,她立刻将6岁的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,和老公收拾好行李赶往一线。

像他们这种工作在前线的医护人员,最长工作时间达到15个小时,吃穿住行都在医院。从去往一线开始,她只能和儿子视频通话,每天见得最多的就是生离死别。

医用品短缺,在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严重不够的情况下,他们甚至不敢上厕所,我朋友最高一次纪录憋了5个小时。在一次工作了15个小时之后,她给我打来电话,在电话里失声痛哭。

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好渺小,当病人跪在她脚边,抱着她的双腿,哭着求她救救他们时,那种无力感让她崩溃,很多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同事还会和病人一起哭。对于他们而言,这种情况,比让他们死更难受。

尽管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防护,依然有医务工作者被感染。和她在一起工作的护士长就因为感染而被隔离。在煎熬了几天之后,她终于绷不住了。她急需找人倾诉和发泄,而我成为了她最好的聆听者。

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坚持多久,她只希望能尽自己绵薄之力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对于她的倾诉,我无能为力,只能安慰,在心里默默支持,给她打气。如今,二十几天过去,她依然奋战在一线。偶尔我们也会通个电话,但是我却不敢过多打扰她,只希望她能好好休息,有更多的精力去工作,为病人服务。

最让我气愤的是,当那么多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在一线时,却依然有人不自觉,出门遛弯,四处串门。我隔壁的一个阿姨在疫情发生期间,不顾大家的劝阻,我行我素,出门不戴口罩,遛弯串门两不误。大年初四那天她便出现高烧,全身酸痛,咳嗽等症状,不久后,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
她从确诊后,我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们只有一墙之隔,从封城到确诊也不过几天时间,也不知病毒在她体内潜伏了几日,有没有传给我们……

相对于自己,我更害怕的是孩子和老人,就像我武汉的朋友所说,年轻人经得起折腾,孩子和老人经不起。幸运的是,这十几天来,我的家人都没有出现症状。

有一句话说得很对,人声鼎沸才是国泰民安之时。这场疫情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改变,但是我相信,只要我们众志成城,万众一心,这场疫情一定会很快过去。

中国加油!湖北加油!武汉加油!大家一起加油!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□冬天的柳叶

腊八后,婆婆开始做腊鱼、腊肉、香肠,欢欢喜喜盼着公公从老家过来,与我们过年团聚。

一月十几号的时候,与相熟的几个朋友小聚,大家约好年后自驾游,带着孩子们放松一下。

这一切,在1月20日这一天骤然改变。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新闻铺天盖地,而我们一家人就在武汉。

一开始我还有些迟疑,毕竟在这天之前,虽然早就听说过疫情的事,可走在街上,走进超市,一切都那么正常,何况我住的区离疫情发生的区相距颇远。就这样抱着一丝侥幸等到了第二日,看新闻、刷微博、看群聊,我意识到了严重性。

思虑再三,我对婆婆说把爸爸的票退掉吧,不要来武汉了。婆婆是个明理的人,在我说清楚缘由后,很快表示了赞成。但我能感受到老人家的失望,这失望源于每一个普通人对过年时亲人团聚的渴望。

过年,本就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而在这之后的每一天,我都无比庆幸当时的这个决定。

我买了口罩、易储存的食物,并叮嘱婆婆不要再去菜市场,孩子们不要再出门玩耍。尽管如此,对于这场疫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还是没有深刻的意识。那时的我很乐观,盲目的乐观。

那几日,每天的信息量巨大,过一天像是过了很久很久。远在天津的亲朋好友陆续劝我带着孩子们回来过年。

我在天津出生,天津长大,年少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,在那里读了四年书。老公是我的大学同学,家乡在湖南。我们毕业后定居武汉,轮流在三地过年。这个时候,无论是回天津还是去湖南,似乎都有选择的余地。

我与老公商量许久,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武汉。离开这里确实能轻松些,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疫病有潜伏期,选择留下更妥当。

再后来,武汉封城了。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。确诊的人数激增,蔬菜需要守着手机抢订,越来越多从朋友口中听到认识的人感染的消息,到现在,我所住的小区也出现了确诊者,甚至我所住的这栋楼都有了两例疑似。

从没有一刻觉得,离危险这么近。抛开网络作者的身份,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妈妈,说不惶恐是假的。我开始整夜整夜失眠,最担心的是一旦大人感染隔离,身在异乡的我们没有人可以托付孩子。

每天一睁眼就是看新增人数,看各种新闻。情况似乎变好了,情况似乎又糟了……随着这些信息,情绪跟着起伏起伏。

每天上网刷看消息,每每为武汉担忧不已,食不知味,夜不能寐;但翻开武汉朋友的朋友圈,却发现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过得笑呵呵的,在各自封闭的小空间里自得其乐,就连在家无聊数豆子,都显得那样地乐观风趣,看不出半点心烦躁。

有一天,一位外地朋友实在是忍不住了,私聊问我:你们武汉的情况,其实没有外面传的那么糟糕,是不是?我看你们的朋友圈,都过得挺好的呀。

也许有人好奇了,你们武汉人的朋友圈,发的到底是些什么啊?哦,我们的朋友圈啊,那可丰富了,秀厨艺的,自制健身器材的,整理买菜攻略的……总体来说,除了吃吃喝喝,玩玩乐乐,还是吃吃喝喝,玩玩乐乐。

为什么会这样?是因为形势不严峻吗?当然不是。是我们武汉人擅长苦中作乐吗?也不尽然。只是我们坚定地认为,保护好自己,乐观开朗地过好每一天,才是真正为抗击疫情做贡献。要是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好,岂不是要进医院,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,给人添乱?

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,觉得武汉的疫情已经如此严重,你们还每天窝在家里大吃大喝,嬉笑玩闹,再看看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,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?

不,不是的,话不能这样说的。我知道,在这世上,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,只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。可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,那些哪怕疫情严重,依旧坚守在岗的人,肯定不希望他们的辛苦付出,换来的是我们成日的惴惴不安,惊惶度日,对不对?

我相信,我们只有乐观自信地过好每一天,才不辜负他们的辛苦付出;而他们看到我们安然无恙、幸福平安,才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坚守有了意义。

记得有一次,有人在群里抱怨条件艰苦,不能出门,还得节衣缩食,感染者与日俱增,每天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。当时有人回了一句话,从此再没有人敢发负能量了。

他回的是:其实我们很幸福,武汉虽然封城了,但医院没有关门,药店没有关门,超市没有关门,我们没有停水,没有停电,连网络都依旧畅通着。跟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相比,跟水厂、电厂等封城却不能停工的工作人员相比,我们太幸福了。

是的,我们是幸福的。有太多的人,在为我们努力;有太多的人,在为我们遮风挡雨。看看他们,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抱怨?

写到这里时,已经有人在问我,等疫情结束,你最想做什么?出门撒欢?拥抱大自然?不,我想走出家门,和所有迎面而来的人打个招呼,问一声好,看看这些在特殊时期互帮互助,给予了彼此无限温暖的人,笑脸都是怎么样。

封城不封心,隔离病毒,不隔离爱。期待云开雾散时,与大家相约东湖泛舟,黄鹤登高,共贺江城无恙,国泰民强。

我想这是每个普通人遇到这种极端情况时难免产生的焦虑、惶恐。但要说崩溃,并没有;后悔没在封城前逃离,也没有。

书房的窗外就能看到远远一片青山,平时宅在家里码字的时我时常会站在窗边眺望。封城后的街上空荡荡的,但能看到清洁工、外卖小哥,以及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走上街头的人。

有个朋友的老公是交警,大年初一那天一直没有回家,他要24小时待命,机动车限行增加了护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任务。雷神山就在我所住的区,老公所在单位派出工程机械队伍前去支援,那时是大年初一的晚上。还有早出晚归的社区人员,对我说为了家人的安全她回到家中就不再出门一步,由家人把一次性的碗筷放在门外。

这样的事见到太多,听到太多。我们是普通人,他们也是普通人。我们躲在家中刷微博、看新闻,忧心忡忡时,他们心中的担忧不一定比我们少。但职责所在,他们还是走出了家门,甚至彻夜不归。

看到这样的他们,留在家中的我便觉得有一个支撑在那里。

疫情暴发的这些日子,也听到个别质疑武汉人的偏激言论,但我想说,坚守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是战士,封城前离开的大多数人也绝不是逃兵。

今天是元宵节了,一元复始、大地回春的佳节。吃晚饭时孩子闹着吃汤圆,我说家里没有,孩子很认真地说元宵节本来就该吃汤圆啊。婆婆忍不住吼他:“这么大了还不懂事,现在买不到汤圆,吃什么汤圆!”孩子听了委屈,我听了也不好受。以前何曾想过,元宵节吃汤圆这么微不足道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孩子呢。

之后忙了一会儿工作,婆婆喊我吃夜宵。饭桌上已经摆好一碗碗用米酒煮出的汤圆。我纳闷问:“家里不是没有汤圆吗?”婆婆很平静地说:“我用面粉做的。”那一瞬间,我控制不住鼻子一酸。不是难过目前的处境,而是感动婆婆这样一位很平凡甚至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人,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绞尽脑汁满足孙儿想吃汤圆的小小心愿。

这个元宵夜,我们一家人还是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汤圆,我甚至觉得用面粉做出的汤圆味道很不错。

写下这些时,我依然会忧心、会焦虑,但对这座城市会好起来始终保持着乐观。就如我刚刚吃到的用面粉做的汤圆,验证了那句话: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武汉是我居住了十多年的城市,从没有一刻像此时让我深刻意识到:我的家在这里,一家人在一起,心才会真正安定。

春天到了,东湖的樱花快要开了,我相信那些担忧、焦虑终归会烟消云散。